

# 溥仪在苏联的战俘生涯

## 待遇优厚 每日四餐

1945年8月8日,苏联对日宣战。十天,“满洲国”傀儡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,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,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。但溥仪万万没有想到,苏军几乎在同

一时间占领了沈阳机场,当他和随从走出机舱时,便成了苏军的俘虏。第二天,在苏军的押解下,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。在苏联,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。

## 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

苏联的所有收容所都从来没有关押过一位“皇帝”俘虏,因此,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实施了特别优待。莫罗科夫收容所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,向他交代了政策,并询问他们有什么要求。随后的生活待遇,更是出乎溥仪等人的意料。苏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:在膳食上,他们每日四餐,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、咖啡、茶等;午餐至少两菜一汤;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,叫“午茶”;晚餐常吃西餐,有牛舌、牛尾、果酒、点心等。

溥仪等人不知道,当时苏联的经济还相当困难,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低。在起居上,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,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,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。闲暇时间,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,可以散步、聊天。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限制,后来限制逐渐减少,溥仪可以在山上、山下、河边、树林随便走走,活动范围比他当“满洲国皇帝”时都大。这一切都使溥仪感到意外,更有些忘乎所以。

1945年10月,溥仪等人被送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。这里的条件比不上莫罗科夫卡,但生活也相当舒适。后来,在苏联方面

的启发教育下,他们开始学习一些马列的书籍和苏联党史,但溥仪从不参加劳动。

后来,溥仪又被转入第45特殊战俘收容所,苏方对他的优待依然如故。溥仪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就有一种恐惧,他担心苏军会将其移交给中国政府。因为他知道,回国,中国人民一定会清算他“执政”伪满洲国期间的罪行。因此他认为:“只有留居苏联,才能保全性命。”

进入莫罗科夫收容所时,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。几天后,他又让其弟溥杰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,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。书信递到了苏军中校沃罗托夫手上,但没有得到答复。此后,溥仪又多次给斯大林写信,均石沉大海,这使溥仪十分沮丧。于是,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。溥仪从长春出逃时,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,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军方。

然而,溥仪的百般讨好并没有获得最终的避难。所以,在整个俘虏生活中,溥仪始终惴惴不安,每当见到说中国话的人,就会误认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派来接他们的人。



1945年8月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

## 国际军事法庭作证

1946年春夏之交,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。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,直到1946年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,他才明白。

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。在法庭上,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。他详细叙述了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,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“满洲国皇帝”,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监视,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。

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,情绪开始失控,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。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

宝剑和镜子时,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:“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,家里人都哭了。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。”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,溥仪大声回击:“我可没有强迫他们,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!”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。

从8月16日起,溥仪连续出庭8天,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。作证完毕后,他又回到了收容所,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。1950年7月30日,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。即使此时,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维托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。

1950年7月31日,溥仪登上回国的列车。(据《老人报》)

## 秘密调查师 I

# 黄雀



永城 著

“那就不好说了。十天半个月,也许一年半年的。”

运气实在不好。如果早一天提取万沅机械厂的档案,现在已经拿到复印件了。还剩两周时间,档案肯定等不到了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?

燕子抬头看看四周。Steve办公室大门紧闭。Tina座位空着,大概去洗手间了。老方抱着茶杯吸溜。只能找老方请教。

“哎呀,这还真不好办呢,你说怎么办呢?”老方反问燕子。

“您觉得呢?还有别的办法吗?除了实地调查?”是否能像上次一样,一个电话,档案就到手?燕子看看电话间。老方

却摊开双手:“能有什么办法?那就等着档案呗!啥时候拿来啥时候看!”

“要是亲自去当地工商局一趟呢?能拿到档案吗?”

“这该是老方爱听的。”

“你说那堆纸?那可不一定能拿来。不过……”老方向茶杯里吹了几口气,“只要那档案里有的,咱差不多都能问出来。”

老方眯缝起眼睛,看着茶叶在杯子里漂:“那档案里没有的,说不定咱也能打听出来。”

燕子点点头,但这不是她能做主的。燕子起身往外走,在前厅遇到Tina。Tina刚去过洗手间,指尖还湿嗒嗒的。前台没人,Linda该是去吃饭了。燕子小声把和老方说的话复述给Tina。

“他就指望去做实地调查呢,查不出东西来怎么办?”

“可这万沅机械厂是关键,没它的信息,咱就寸步难行了。”

“Steve发话了吗?同意派老方去做实地调查?”

燕子摇摇头:“今天就没看见他。”

“好像出差了,早上好像听Linda说过来着。”

有人突然按门铃。燕子和Tina同

时转身。老谭站在门外,T恤和运动裤换成西装,周身不自在。

“是我朋友来找我吃饭。”

燕子抢着去按墙上的开关。Tina向她挤眉弄眼,燕子假装没看见,手却停在开关上,待Tina走进公司里去。

燕子指尖轻轻用力,门锁“啪”地弹开。

“怎不打电话?要手机有什么用?”老谭皱着眉头。手机在办公桌上,燕子跑进公司去取手机和外套。

“门口那位老板是谁?”Tina嘻嘻笑。燕子冲她吐吐舌头。Tina知道燕子已婚,可她并不知道燕子的老公比燕子大25岁。燕子在公司使用的名字是“Yan Xie”,除了Steve,没人知道她护照上其实印的是“Yan Tan”。

燕子把老谭带进附近一家西北菜馆,这里难得有GRE的员工光顾。

“哪里不舒服?还是不开心和我吃饭?”老谭眉心打着结。

“没有!怎么会。工作不太顺利。”

“怎么?”

“就昨晚我跟你说的那个工厂的档案,突然被上级单位调走了。”

“唔。那怎么做?”

“实在不行,派人去万沅看看。”

“派谁?”老谭瞪着眼。

“别担心,我不去。有老方呢!”燕子笑道,“老方是一位老调查师,有十几年的经验呢,让他去就行。”

“他会听你的?”老谭半信半疑。

“那肯定了,他巴不得去呢,他最近没什么活儿干。就是不知道我老板同意不同意让他去。”

“为什么会不同意?”

“实地调查成本高,风险也大。”

“那还是不要去!”老谭表情严肃而认真。

“可是没别的法儿了。”燕子也把眉头皱起来。

“那就先问问老板!”

“老板好像出差了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他在哪儿都有收E-mail?”

“对啊!我现在就给他发个邮件问问!”燕子掏出黑莓。老谭放下筷子,瞪眼看着燕子。燕子忙把黑莓再收回书包里。

“一分钟都等不了吗?这么忙,就不要叫我过来吃饭好了!”

自昨晚见面,老谭一直气不顺。燕子低头默默吃饭。

“你很忙,多吃一点!”老谭往燕子碗里夹了一筷子菜,这是老谭给的台阶,燕子把菜吃了。